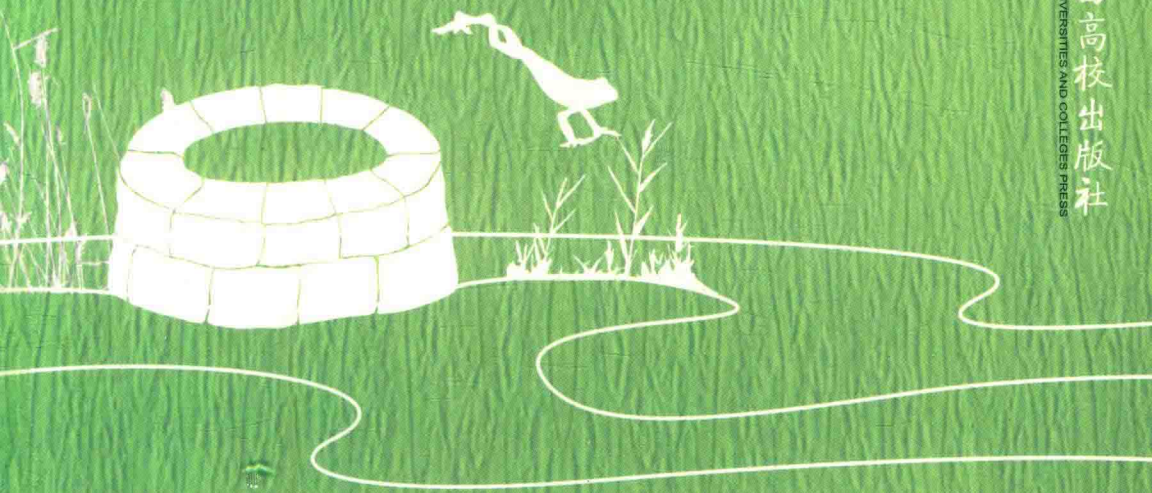
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# 一只从水井跳出的青蛙

马卫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  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从水井跳出的青蛙/马卫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6058-1

I. ①一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25569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址	www.juacp.com
印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张	13.5
字数	180千字
版次	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493-6058-1
定价	28.00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16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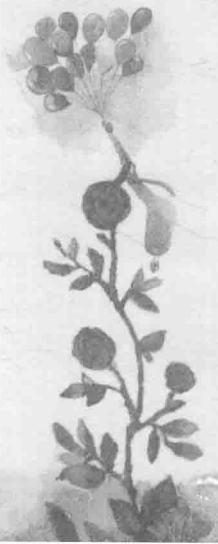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# 目 录

CONTENTS

- 稻草人像谁 /001
- 半瓣豌豆 /002
- 脐橙泪 /005
- 柿树下 /009
- 于矮子 /013
- 七爷的坟上不长树 /016
- 石匠 /019
- 酸梨 /024
- 灵耳 /028
- 偷甘蔗 /031
- 红杏 /034
- 石榴 /038
- 一个听众 /042
- 卖山货的女人 /044
- 青月和柿子 /048
- 粮心 /050
- 尊重 /053
- 红帽儿 /055
- 一巴掌 /058
- 大 M /062



# 目 录

两百瓶啤酒 /065

流浪的故乡 /068

朱小工 /072

刘二打工 /075

樊五种树 /079

救命老鼠 /083

青梅 /086

查跛子 /089

幸福房二号 /092

一捆绳子 /095

谁的种 /098

一头牛 /100

狗狗的选举 /104

克拉克山羊 /106

咩咩咩 /110

父亲放羊 /112

花子 /115

猎手和猴 /118

博士还乡 /120

老万和鱼 /123

一只从水井跳出的青蛙 /126

羊奶 /129

一只想领头的羊 /132

鱼局长 /134

蛇功 /138

李教授 /140

荔枝泪 /143

一包红稗子 /146

错别字 /148

特殊家长 /151

一盘棋 /153

最后一课 /156

义举 /160

借钱 /163

黄风骨 /166

议姐 /168

三阴症 /171

我得了梦游症 /174

我告我行不 /177

寻找李世民 /179

谁是领导 /182  
傍晚敲门的女人 /185  
机器人局长 /188  
村主任的保证书 /192  
稻草人当选 /195  
被憋死的男人 /197  
集体哑巴 /201  
腹语 /204  
善言 /207

## 稻草人像谁

谷子快黄了，家家在田里都竖着稻草人。

村主任在夕阳下趑趄趑趄回家，边走边嘟哝：“这死乡长，说不喝不喝，喝起来没完。”忍不住哗啦啦地在田埂上呕吐起来。晚风一吹，清醒了许多。哎呀，怪事，这田里的稻草人，戴草帽，酡红脸，牙齿还有些往外蹦。这不是……

谁这么大的狗胆？敢把稻草人做成我的模样！

村主任愤愤不平。他走到另一条田埂上，那田里的稻草人在晚风下发出格格的声音。样子也是戴草帽，酡红脸，牙齿有些往外蹦，村主任一看，这又是他的光辉形象。他干脆穿过一条又一条田埂，见到田里一个又一个的他。真的出了鬼。

村主任闯进杨国安家，这是全村最胆小怕事的鳊老头，他也敢乱用我的光辉形象？

“杨国安，你吃了老虎胆，敢用我的样子来唬麻雀？”

正在吃晚饭的杨国安吓得碗都打泼了。

“村主任，不用你的相不行呵，那些麻雀，别人的相根本吓不倒。你不看家家都把你的相扎在田里，你是我们村的神呵。”

村主任有些得意地哼着歌走了，有些淫秽的声音在田野回荡：“一百五，摸你的手，二百八，摸你的胯……”

村主任回到家，老婆正在屋檐下扎稻草人。村主任一见，乐





了,他不出声,看她扎的像谁。左看右看都不像他,村主任大吼一声:“错了!”

他老婆吓了一跳:“什么错了?”

“要扎我的相才唬得住麻雀。”

村主任的老婆笑了:“你不想想,你唬得了别家的麻雀,自己田里的麻雀会怕你吗?”

村主任说:“那你用谁的相?”

“用谁的,我的呗。”

村主任恍然大悟。第二天他家的田里竖着他老婆的相,精精瘦瘦的,披着件花衣裳,妖里妖气,麻雀真的不敢来了。

那年的稻谷丰收了,村主任和乡长不知又醉了多少回,只是他每回醉了走过田埂,想起那用他的相做的稻草人,就忍不住得意起来,就会哼起那跑调的歌:“一百五,摸你的手……”

## 半瓣豌豆

李孟如忐忑不安地走进会场。

说是会场,其实是小学的操场,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,一道沙砖墙,在李孟如眼中,就像是一双双菜花蛇碌碌转的眼睛,在窥视他起伏不平的心。说实在话,要不是乡长的小舅子麻歪嘴说不来参加会不投他的票,今年别想领到一钱救济粮,那八抬大轿也不会来参加这该死的选举会。



干部们正在清点人数,然后一人发一颗豌豆。村里为了简便,还有大多数上年纪的老人都不会写名字,连识数都有些困难,因此就用豌豆代替选票。

接着是介绍候选人。

王弼山,也就是乡长的小舅子,这个无恶不作,游手好闲的人,被吹得比孔繁森还孔繁森,比焦裕禄还焦裕禄。

李国元,一个退伍军人,村里人谁家有困难,他都主动帮忙,却三言两语地介绍。参加过好多回选举的李孟如,巴不得早点结束这该死的会,回家哪怕是砍一根竹子编一只筐也比这有用。但他不能走,进了会场,他就发现麻歪嘴用他那特有三角眼在肆无忌惮地逡巡:他在看哪些人来了,来了的人哪些会投他的票!

李孟如心中不由得一个寒噤:看来不投他的票还不行。

这时候是候选人发言了,其实是在竞选,在发表竞选宣言。乡下人懂不了那么多,统统称为发言。

王弼山的发言音大声宏:“如果我当了村主任,每年我给全村争取比现在多三倍的救济粮,多五倍的救济款!”

李国元的发言细声慢语:“如果我当了村主任,争取一年后不要国家的救济粮,救济款。我们村的红砂多,挖砂卖给炼废铁的,不要本钱,只要劳力;我们村的黑水沟,清清的水一点都没有污染,养出的鱼,城里人一定喜欢;我们村出产最多的稗子,是最好的啤酒原料;我们村的荒山秃岭,最适合种金银花……”

村民们频频颌首。我们黑水沟,难道一辈子靠救济?

贫穷并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去想法致富。

李孟如却阖着眼皮,像老僧入定。

王弼山和李国元背后各有一只碗,人们轻轻地从背后走过,



轻轻放下那颗神圣的豌豆。

唱票的是乡妇女主任,监票的是全村德高望重的青山老爷。一票,一票,记数的“正”字揪动每个人的心。

两个人的选取票交替上升,看得李孟如眼睛发酸,听得他血压升高。

全村来参会的487人,当唱票的念到王弼山243票时,好多人都紧张了,毕竟一个村的命运交给一个乡下喊的“二流子”,大伙儿不情愿呵。

接着是宣布李国元的得票,不多不少,也是243票,人们都有惊奇了:这平票,两人又都没有过半,会不会重选?

参会的人,有一个没有投票,他是谁?

李孟如头上冒汗,胯脚尿急。好在人多,大家也不会轻易发现。这时,主持选举会的村支书说话了:这儿还有一票,我们从王弼山的碗中找到了半瓣豌豆,我们从李国元碗中也找到了半瓣豌豆。我现在征求大家的意见,是重选,还是咋办?

大家不说话了。

如果谁得了那票,谁就领先,也过了半数,就会当选。半瓣豌豆,像火在燎大伙的心。

全场冷寂,连每人的呼吸都听得清。

李孟如心中更紧张,就像刚拿了东西的小偷。

大家的眼中望着主席台,望着青山老爷。在我们黑水沟,青山老爷就是活神仙,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
青山老爷的鸡皮脸没有表情,那白髯髯的胡须在微风中飘动,那历尽沧桑的眼似闭非闭,似睁非睁。

村支书悄声细语:“青山老爷,你看……”



老人摆摆手，然后叫来王弼山、李国元：“你们各得了半瓣豌豆，也就是半票，如果重选，总有个人要丢面子，如果不重选，又不合选举法，你们说咋办？”

二人同声说：“我们听老爷的。”

“那好，按我们黑水凶的风俗，如果两瓣一样大，你俩抓阄；如果两瓣不一样大，那瓣大就算一票，四舍五入嘛。”

这时两人都不知谁碗中的那瓣大，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一行人都到两只碗前，王弼山惊呆了：他碗中的那瓣其实只有三分之一瓣，李国元碗中的那瓣有三分之二瓣。豌豆是用牙齿咬破的，那牙龈上脏兮兮的污垢仍在。

李孟如摸了一下自己的腮帮子，心里暗暗地乐。会后像娶新媳妇一样，悠悠地溜回家。

但第二天他就不乐了：上头宣布选举作废，重选。这回不是发豌豆，而是一人一颗小石子儿。可选举结果却悬殊：王弼山125票，李国元352票，遥遥领先。

李孟如心里比头次还乐，因为那半瓣豌豆，试出了人心。

## 脐橙泪

李林正拿起竹篮和木梯子，往自己的脐橙林里走。

这是长江边的贫困山区小县，农民的主要收入就是靠脐橙。李林是个种脐橙的能手，他种出的脐橙个大，味甜，远近闻名，因



此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到南方去打工，而是老实实在地在土地里刨食，供养自己的一双儿女读书。这是一对龙凤胎，十五岁了，同时考上了夔府中学。这是县里唯一的重点中学。每月两个孩子的学费都要五百块钱，每学期学费两个孩子共要三千元。上面说减轻农民负担，这高中生的学费却越来越贵。好在孩子成绩好，尽管累得才三十七岁的他背已驼了，头发也白了，但心里乐滋滋的。

不送孩子读书？难道祖祖辈辈都种脐橙？

他爬上坡就看见自家的脐橙林。

李林刚搭好梯子，村主任胡德启就来了：“李老表，不要摘。”

“村主任，我得摘了呵，不然全熟了，我摘不赢。”李林不敢和村主任攀什么亲，人家是地头蛇，自己算什么？平民百姓一个。

村主任客客气气地过来，给李林散了支“龙凤呈祥”烟，李林有点不敢接。村主任什么时候给人家散过烟呵，而且是这么贵的烟，十块钱一包。他一般抽两块一包的“朝天门”。

“你嫌烟差？”

李林只好接过烟。看来村主任一定有什么事求他，不然不会这么客气。

“我说老表，你的脐橙这么好，又在路边。刚才乡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是县上要来拍专题片，乡长说拍我们村的，还要有乡长摘脐橙的镜头。你家的脐橙，等乡长和拍电视的来了再摘。”

李林木木地站在那儿，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让你上电视，给你免费宣传还不好吗？”村主任见李林这样子，心里不高兴。

李林本想摘个千把斤的脐橙先卖着，因为孩子每月的生活费得按时给。



“我不卖脐橙，娃儿的生活费咋办？那是定时定数要交的。”

李林说。

“你先借来用着，也等不了多久的事。说不定以后卖的价高。”

李林只好听村主任的，拿起空竹篮又回到家。

一周过去了，脐橙的皮变得黄亮亮的，全熟了呵，别的人家已请人摘了。要说价格，肯定是先上市的价高。

李林只好爬过一个山坡，来到村主任家。

村主任正和老婆在家拣刚下树的脐橙，大的、小的，得分不同的类别，各卖各的价，这样划算得多。一起卖，价会被压得很低。

“村主任，乡长和拍电视的什么时候来呵？”

村主任说：“我打电话问了，乡长正在县上开会，开完了会就回来。”

听了村主任的话，李林也不好再多说，转背就走。

又过了一周，乡长还是没有来，其他人家的脐橙已下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下李林家的，黄澄澄的一片，老远就能看得见。为了守好脐橙，李林天天晚上都得住在脐橙林里。那个窝棚，到了夜晚就有些冷，哪有热炕头舒服哟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就是盼不到乡长来摘脐橙。

孩子周末又要回家拿钱了，上次的钱还是找孩子的二姨借的，说好卖了脐橙还。可脐橙还挂在树上。人家也不宽裕。

老婆说：“管他乡不乡长的，咱摘自己的脐橙，关他什么事。不上他那个电视。咱老百姓，上电视干什么？”

李林说：“我再找一次村主任吧！”

村主任依旧是那个笑脸，但笑得很勉强。还没有等李林说

话,当着李林的面就给乡里打电话。

“呵,是覃秘书呵?乡长什么时候来我们村看脐橙?人家等不及了。”

电话那头的覃秘书发火了:“你忙还是乡长忙?全乡两万多人的事重要还是那家人的脐橙重要?再等一周,乡长正在陪县里的扶贫考察小组,要不来这个项目,全乡都得受穷!”说完“啪”的一声挂了电话。

村主任用的是免提,因此李林也听得清清楚楚。村主任也不容易呵。

村主任望着李林,还用说什么呢?李林只好又无精打采地回家了。

下一周乡长仍然没有来。脐橙熟透了,李林只有干望着。他不敢摘,毕竟乡长发了话的,全乡宣传好了,早点脱贫,关系到两万多人的生活呵。

又过去了一周,乡长还是没有来,脐橙开始掉了,在地上腐烂,发出种酸霉味,怪难闻的,叫人作呕。李林和老婆望着脐橙林,欲哭无泪。

乡长终于来了,那是在一个月之后。陪同的村主任和随行的电视台记者一起来到李林的家。家里没有人,一把锁挂着。

“李林,李林,乡长和电视台的记者来了!”

好一阵,才有个人说:“村主任,你别喊了,李林一家人早走了?”

“走了?哪儿去了?”

“听说是进城捡破烂去了!”

“他家的脐橙呢?”





“脐橙？脐橙还在坡上呵！”

一行人来到坡上，只见脐橙稀稀拉拉的挂在树上，地上全是烂的。

乡长和记者用手巾纸捂住鼻子。记者嘴里还嘟哝道：“这家人也真是的，这么好的脐橙，白白糟蹋了好可惜哟！”

只有乡长和村主任明白，两个人的脸都变得比脐橙皮还黄。

好久好久，村主任才得到李林的消息。他和老婆一起在县城捡破烂，一天的收入竟有几十块钱。那一年下来不是上万块钱吗？比种脐橙强多了。

村主任望着遍山遍野的脐橙，说不出话来，心里倒是赞同李林两口子的做法。

只有李林的脐橙不明白，主人为什么会弃它们而去呢？

## 柿树下

秋风一吹，柿子就像少女的脸，羞红起来。望着一树树的果实，麻昌山的眉头却越锁越紧。

今年的柿子价贱得很，比往年的价钱要少一半，天天喊脱贫，可农村的东西比草还贱，拿什么来脱贫？当初驻村干部说，城里人越来越爱吃野生的食物，比如柿子做成的柿饼，因此全村都种柿子。头两年价钱还可以，可现在城里人对柿子不喜欢了，这脱贫的事又落了空。在县城读书的女儿每月要生活费，提留款又要



交了，麻昌山一夜都没睡好。早上正入梦，老婆秋英却狠狠扇了他的屁股：“太阳都要钻进你裤裆了，还不起来摘柿子！”

心里尽管十分不情愿，麻昌山还是迷迷糊糊地起床。吃了碗昨夜的剩饭，背起背篋就出门了。迷迷糊糊地来到自家柿树林，看着一树树灯笼似的柿子，心里却是哀叹。吸了一袋烟，才慢腾腾地上树，却提不起劲来。黄亮亮的柿子在他眼中，越看越像一个个过了期的鸡蛋黄，发出种臭味。麻昌山把竹篮挂在树枝上，十二分不情愿地摘。后来懒洋洋地靠紧两枝大椴巴，居然瞌睡起来。

好一会儿，他才从迷糊中醒来，因为树下传来喁喁私语。

树下的人不是别人，是驻他们村的乡干部大东和阳嫂。大东是乡农技员，却不会一点农活，整天在村里晃，他的大哥是副乡长，别人也不敢说三道四。阳嫂是乡妇联主任，丈夫在县城的一个局当司机。俩人都才三十多岁，走热了，在柿树下歇凉。树下的声音渐渐热烈，那种农村常见的笑话，就像山泉一样汨汨地流出。

麻昌山这时没有心情听他们的话，心中只有钱，不给孩子筹齐学费，孩子就要辍学。自己这代人吃文化的亏太多，因为不认得字，连城里打工都不敢去。记得有年上县城买东西，上公厕不认识男女二字，走错了门，差点被人当流氓打一顿。无论如何得让孩子读书啊。

麻昌山不敢动，怕有响声打扰下面的二位，别的不说，只要在救济粮救济款上做点手脚，一家人就得亏不少。全村三分之一的人家要靠救济粮救济款过日子。

树下的声音变了，是那种啧啧的细碎声。麻昌山偷偷地往下